

我读
李太白

安旗 著

三秦出版社



我读李太白

安旗 著

三秦出版社

我读李太白

安 旗 著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3号楼

电 话 (029)7264325 726380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画报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628—171—1/I·46

定 价 12.00元

大鹏飞起来啊，
震动了四面八方。
是它的气力不行么？
从丰空中跌落在地上。
它激起的余风，
也够使万代的人们荡气回肠。
天地太小了啊，
右边的衣袖挂着了扶桑，
(那太阳出来的地方)
希望后世之人，
把其中的秘密参详。
仲尼死了啊，
(为盛世写《春秋》的仲尼)
有谁来为他哭一场？

——李白《临终歌》今译*

*《临终歌》(本作《临路歌》，误)。今译如此，自有说法，见本书《李诗别笺》。

目 录

论李白	(1)
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	
——蜀中事迹及作品	(23)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初入长安始末	(42)
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	
——再入长安始末	(56)
良宝终见弃，徒劳三献君	
——三入长安始末	(73)
且探虎穴向沙漠	
——幽州之行发覆	(91)
清水白石何离离	
——“避地剡中”真相	(104)
鱼龙陷人，成此祸胎	
——“从璘”冤案志略	(115)

平生无限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	
——李白与佛教	(125)
我家寄在沙丘旁	
——东鲁寓家地考	(157)
有愧叨承国土恩	
——元丹丘推荐入朝说	(170)
我读《蜀道难》	(178)
我读《苦雨》诗	(192)
李诗别笺(五则)	(208)
《月下独酌四首》《古风二首》《临路歌》	
《横江词六首》《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李集编年刍议	(227)
评艾龙的李诗英译本	
——《Poems By Li Po》	(238)
《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质疑(一)	(246)
《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质疑(二)	(258)

论 李 白^①

李白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文，传世的约千首，其中绝大部分都具有相当的意义和价值，数以百计的名篇杰作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但是过去一千多年来对李白的研究很不够。他的生平事迹多不详，他的作品也多有未解或解而有误，致使其人及其作品没有得到充分的介绍和准确的评价，甚至还遭到歪曲。

近十余年来，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李白研究方面尤为活跃，新说迭出，成果累累，解决了不少前人未曾解决的问题。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为给李白作出新的介绍和评价提供了基础，本文就是在这种基础上略陈管见，作为我个人对李白的^{基本看法}。

^① 本文为拙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一书前言。巴蜀书社1990年初版。

一 关于李白的生平

李白，字太白，生于唐代武则天长安元年（701）。他的活动主要在玄宗、肃宗两朝，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①。

前期的唐玄宗是一个英明的帝王。他任贤用能，励精图治，使唐帝国达到它的极盛时期，成为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开元之治”的阳光激发了许多人的雄心壮志，秉赋优异和富于幻想的少年李白更感到它具有无比的魅力。

开元十二年（724），李白二十四岁。他认为“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临行，有《别匡山》一诗，诗末写道：“莫谓无心恋清景，已将书剑许明时。”他早已下定决心，要把他的文才武艺奉献给大唐。他之辞亲远游主要就是为了寻求政治出路。

初出三峡的李白好像大鹏展翅。此年所作的《大鹏遇希有鸟赋》（后改为《大鹏赋》）就是他的自我写照。从此赋中可以看出，李白的政治抱负不是仅仅要取得一官半职，而是要趁着大好时代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开元十五年（715），李白二十七岁，入赘安陆许氏。他在此年所作《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写道：“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由此可知，李白政治抱负的具体内容是：辅佐时君，

^① 李白为世纪同龄人，公元纪年后二位数字即其年龄。

济苍生，安社稷，然后功成身退。

但自出蜀以来，“遍干诸侯”皆无结果，只落得“南徙莫从，北游失路。孤剑谁托，悲歌自怜”。于是李白寄希望于上长安。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写道：“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显然，他以为在地方上找不到出路，上京师去当能如愿以偿。

开元十八年（730）春夏间，李白第一次上了长安。“历抵卿相”仍无结果，徘徊魏阙之下不得其门而入，只落得与游侠儿、斗鸡徒为伍；又因误与“五陵豪”相交，而有北门之厄，受到这一伙军中流氓的围攻。在落魄长安的同时，却看见宦官们甲第连云，斗鸡徒们冠盖辉赫。相形之下，李白大为不平，大惑不解，对他抱有无限希望的“明时”开始感到怀疑和失望。《行路难》（其二）、《蜀道难》等诗即此期抒怀之作。

李白初入长安失败后，无颜回家，乃东游梁宋，访道嵩山，憩元丹丘颖阳山居，然后又在洛阳过了一段“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的狂放生活。重要作品有《梁园吟》、《梁甫吟》等诗。后二年出游襄阳，谒见当时颇有推贤进士之名的韩朝宗，求荐又不遂。重要作品有《襄阳歌》、《与韩荆州书》等诗文。开元后期，李白又曾北游太原，南游江淮，重要作品有《将进酒》、《夜泊牛渚怀古》、《惜余春赋》等诗文。

开元二十八年，李白移家东鲁，卜居兖州治城瑕丘东门外二里之沙丘。

开元二十九年秋冬间，李白的挚友元丹丘奉诏入京，次年（即天宝元年）封为道门威仪，随玉真公主朝谒溱郡真源宫并受

道王屋山仙人坛。丹丘受李白之托，荐之于玉真，玉真又荐之于玄宗，于是天宝元年（742）秋李白亦奉诏入朝，是为再入长安。玄宗召见金銮，优礼有加，并命待诏翰林。但此时玄宗励精图治之心早已消歇，已经从一个英明的帝王蜕化为一个安乐天子。他之召李白入朝只不过借以装点太平。

李白入朝之初还以为他大展鸿图的美梦即将实现。但一次又一次地奉诏应制却只是侍从宴游，使他又陷入失望；加以受人妒忌，遭人谗谤，更使他感到苦恼。天宝二年夏他已是身在魏阙，心存江湖，天宝二年秋更是咏歌之际，屡称东山。此期所写的一大批宫怨诗，实际多是待诏翰林生活的自况；此期所写的一大批思边诗，实际多是对朝廷穷兵黩武的不满；同时对玄宗的荒淫生活也有所讽刺。从李阳冰《草堂集序》中“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这几句话看来，李白对玄宗曾有过谏诤之言，玄宗不但不采纳，反而听信谗言疏远了他。天宝三载春，李白经过多日徘徊以后，终于下定决心，请求“还山”。玄宗亦以其“非廊庙器”（不是当官的料），又虑其“言温室树”（泄漏宫廷秘事），而乘势打发了他。临行，李白不免感慨万端，或咏鹦鹉，或悲流水，或寄喻宫女，或托言弃妇，写了一系列诗篇抒发他痛苦的辞阙心情。当年回到东鲁后，为了借宗教麻痹他创痛巨深的心灵，李白在济南紫极宫受了道箓；又自构酒楼一座，日夜沉饮其上，少有醒时。随后，就大病了一场。

天宝五载病愈后，为了借远游以消忧，李白自东鲁南下越中，行前有《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抒其入朝去朝之南柯梦及幻灭感。

由于唐玄宗荒淫无道，奸相李林甫等人助纣为虐，外则穷

兵黷武，内则屡兴大狱，天宝中期朝政更趋昏暗。李白一连几年滞留吴越，寓居金陵，表面上生活十分狂放，实际上内心却十分痛苦。他既为自己被斥去朝愤愤不已，又为朝政昏暗忧心忡忡。此期一系列览古、怀古之诗实际上都是借古讽今之作；《战城南》、《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诗更是直抒胸臆，抨击时政。

天宝十载秋，蓄谋已久决心为乱的幽州（范阳郡）节度使安禄山，派人到内地罗致名士，李白将计就计而有幽州之行。实则意欲亲入虎穴，探明禄山反迹，上奏朝廷，以期戢祸乱于未发，而建不世之奇功。故次年岁梢自幽州南返，天宝十二载早春随即有三入长安之行。但到了长安之后，他看到满朝文武犹自歌舞升平，不知危亡已在旦夕；他听到杨国忠一伙狐群狗党窃据高位，而自己却报国无门；他感到玄宗迷而不省，已快成亡国之君；最后只好怀着“辞楚”、“避秦”的心情离开了长安。此行有诗多首，或抒危亡之感，或作穷途之哭，或嗟叹世风浇漓，或决心遁世避祸。但在临行之际和既去以后，却又系心君国，眷恋长安，既对国家命运忧心不已，又以报国无路含恨无穷，因而有《远别离》之作。

是年秋，李白南下宣城。虽然他屡有出世之语，实则忧时之心念兹在兹。《横江词六首》、《古朗月行》、《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诗都是此期忧时伤事之作。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果然爆发。

天宝十五载六月，叛军破潼关，玄宗奔蜀，长安沦陷，大唐濒临灭亡。安史乱起以后，李白又想有所作为，经过一番奔走，终于不能有所作为，而避乱入庐山。《菩萨蛮》、《忆秦娥》二词当作于此时。这两首词都是抒写怀念长安、哀悼故国之情。

是年七月，太子亨在朔方灵武即位，改元至德，是为肃宗；其弟永王璘则奉玄宗“制置”出镇江陵。次年正月永王璘出兵东巡，派人上庐山征聘李白。李白怀着救国之心参加了永王军幕，不料却堕入统治者争权夺位的漩涡，竟以“附逆作乱”的罪名入狱，后又被判“长流夜郎”。

长安、洛阳两京收复以后，遇赦放还的李白竟又幻想东山再起，奔走结果只是自取其辱。直到他去世前一年，还想去参加李光弼的军队，后因半道病还，未果。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李白六十三岁，卒于当涂。在他的绝命诗《临路歌》（应作《临终歌》）中，仍以大鹏自喻，虽为自己的政治抱负未能实现而感到遗憾，却对自己的诗歌作了豪迈的预言，并有司马迁所说的“述往事，思来者”之意。寄希望于后世之人，使其一腔孤忠能大白于天下。

以上是我所了解的李白一生的基本情况，其中不少地方和前人的介绍颇有出入。凡有重大出入的地方，可在这部编年全集中得到说明。

二 关于李白的思想

李白的思想，确如一些论者所说，十分复杂，充满矛盾。他集儒、道、释、纵横等各家思想于一身，又好击剑任侠，又想弃文就武，又曾宣扬人生若梦，主张及时行乐，而且被人视为“甘酒好色”。他多次以孔子自喻，却也多次嘲笑孔子，更看不起“白发死章句”的小儒。他热衷于学道求仙，而且受过道箓炼过丹，但他对神仙之事又表示怀疑，说是“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甚至说“蟹螯即金液，糟丘即蓬莱”，而且多次批

判唐玄宗迷信神仙。他“遍干诸侯”，“历抵卿相”，满世界寻求政治出路，却又多次说要隐居，要出世，要去寻找桃花源。李白的思想真像一个大杂烩，甚至是一团乱麻。

但是，李白的思想在复杂性中自有他的单纯性，在矛盾性中自有他的统一性，在他形形色色的思想中自有一根巨大的红线贯串始终。这就是封建盛世激发起来的雄心壮志：要实现伟大的抱负，要建立不朽的功业。一念之贞，终身不渝，欲罢不能，至死方休。在这一点上，他同屈原一样，同杜甫一样，同一切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他们的一生都像是一场热恋，一场苦恋，一场生死恋。这是在为时十年的研究中，李白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也只有理解他这种思想品格，才能理解他的一切。

李白一生好漫游四方，有人便以为他一生悠哉游哉，超然飘然，似乎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安乐公子、富贵闲人。其实并非如此。

开元天宝中，朝廷虽然屡下求才之诏，但是当时怀才抱艺之士若无适当的人推荐也难有出头之日。孟浩然《田园作》云：“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即可见一斑。唐代士人漫游成风，除了其他原因外，主要是为了广事干谒，寻找“知己”。“知己”一词在当时是有特定含义的，即身居要津的官吏中能够识拔自己并荐之于朝廷的人。李白漫游四方也是如此。正是为了寻找能够识拔他这匹千里马的伯乐，为了寻找政治出路，他长年在外奔走不息。他对故乡“清景”无限依恋，但却辞亲远游，一去忘返。他和许氏夫人伉俪情笃，《寄远十二首》（大部分是赠内诗或自代内赠）写得缠绵悱恻，但他一外出就是两年三年不归。他对子女充满了父爱，《寄

东鲁二稚子》等诗可谓舐犊情深，但他却长年抛下他们。他和续娶的宗氏夫人志同道合，但新婚宴尔他就跑到龙潭虎穴去冒险。《公无渡河》一诗中“披发提壶，乱流而渡”的“白首狂夫”，就是满怀济世热情的李白自己。即使在居家时写的一些闲适诗中，我们也可以感到有一种思想感情在他心中起伏，回旋，激荡。这就是深恐辜负明时，虚度此生。因此早在三十几岁他就屡悲白发，颇惜余春，“恨不能挂长绳于青天，系此西飞之白日。”即使他在闭门读道书，静谈《秋水篇》时，他心里未必真正安静过，转眼之间又可能热血沸腾。他的政治抱负和用世热情使他不得安生，在唐帝国的广大国土上，在六十三年的人生道路上，他实际上是在不停地奔波，寻觅，追求，奋斗。

固然，李白一生确实游了不少名山大川，写了不少优美的风景诗，但风景诗只不过是他的副产品。他在《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中写道：“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苍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他又在《赤壁歌送别》中写道：“一一书来报故人，我欲因之壮心魄。”他又在《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中写道：“余方窥石镜，兼得穷江源。将欲继风雅，岂徒清心魄？”可见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壮心魄”，“清心魄”，“继风雅”，“挥斥幽愤”。也就是说，是为了开豁心胸，涤荡灵魂，是为了取得灵感和形象，以抒写他的壮志豪情，以挥斥他幽深的愤懑。

李白正是在漫游中走遍了中国大地，经历了广阔的生活，尝尽了人生的甜酸苦辣，亲身感受到大唐的盛衰转折，所以他的创作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有着得心应手的比兴手段，从而能够“开口成文，挥翰雾散”，仿佛如有神助。

有人认为李白是一个“只知狂醉于花月之间，苍生社稷曾不系其心膺”的人。其实恰恰相反。

按着年代先后考察李白诗歌，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开元前期，唐帝国阳光灿烂，李白诗歌中也呈现出一派天朗气清、风和日丽的景象。《峨眉山月歌》、《初下荆门》、《金陵酒肆留别》、《越女词》诸作最为典型。在这些作品中很少感慨，更无牢骚，即使抒写离情别绪也使人心旷神怡。开元中期以后，唐帝国本来潜伏着的阴影逐渐出现，李白的诗歌中也呈现出明暗交错、悲欢杂糅的色调。《行路难》（其一）、《梁园吟》、《梁甫吟》、《将进酒》诸作最为典型。在这些作品中，感慨和牢骚就多起来，但旋发牢骚旋又自慰自解，往往在最后还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天宝中，唐帝国乌云满天，黄风匝地，李白的诗歌中也出现了阵阵闪电和雷鸣。《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和《战城南》等诗最为典型。到了天宝季叶，大乱前夕，唐帝国已是危若累卵，祸在眉睫，李白诗歌中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忧愤深广的特点，有些诗简直是血泪交织。《远别离》、《横江词六首》、《古朗月行》、《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诗最为典型。李白的诗歌同唐帝国的时政和国运，真是如月在水，如影随形。

正因为李白时刻关注着时政的清浊和国运的盛衰，所以他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当开元之治如日中天之际，他就开始觉察到它的阴影，首先是对朝廷广开才路发生怀疑。他在《行路难》（其二）中大声疾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在《蜀道难》中惊呼呐喊：“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他在《襄阳歌》中以“襄王云雨”隐喻朝廷恩泽，而发出“今安在”的质问，都是这种怀疑的表现。他在《孤兰生幽园》（《古风》其三十八）中“虽照阳春辉，复悲高秋月”的感慨，实际上是对朝

廷广开才路的两重性的艺术概括。开元后期唐玄宗渐重边功，屡事征伐，当捷报频传之日，李白不以为喜，反以为忧。他在《鄞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中幽居》一诗中写道：“君王制六合，海塞无交兵。壮士伏草间，沉忧乱纵横。”他又在《赠从弟冽》中写道：“羌戎事未息，君子悲涂泥。报国有长策，成功羞执珪。”认为屡事征伐不是安边的上策，感到穷兵黩武必将祸国殃民。天宝初年李白奉诏入朝，虽然由于一时兴奋写了一些“揄扬九重万乘主”之作，但不久他就感到玄宗的耽于淫乐有类吴王夫差，因而写下了《乌栖曲》，表面上极写其欢乐，实际上透露出麋鹿游于姑苏台的预感。天宝十二载三入长安献策失败后，李白心中更充满了社稷倾危、祸在眉睫之感，写下了一大批忧时伤事之作，透露出危亡的征兆，甚至说出“明年祖龙死”这样的话，预言玄宗的末日将临。果然两年以后，安史之乱就爆发了。对盛唐时局的转折所产生的不安感、不祥感、倾危感，以及由此而来的忧虑、愤怒和痛心，虽然在唐代其他诗人作品中也有所表现，但以李杜二人的作品表现得最频繁，最深沉，最强烈。

在这一点上，李白与杜甫多次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天宝中叶石堡一役，暴露出唐玄宗穷兵黩武已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们二人虽然远隔千里，一个在江东，一个在长安，却不约而同地向朝廷的暴政怒飞鸣镝，这就是李白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诗和杜甫的《兵车行》等诗。天宝季叶，杜甫登上慈恩寺塔，感念时事，百忧交集，写下“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这样的诗句时，李白也几乎在同时同地写下“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羊满中野，蓁蕪盈高门”这样的诗句。同样的政治预感，同样的忧国情怀，深

深浸透在他们两人的许多作品中。

又有人以为李白思想中存在着入世和出世的矛盾，这种看法也似是而非。并不是说李白没有出世思想，也不是说李白的出世思想微不足道。值得注意的是：入世和出世的矛盾不是在李白思想中一半对一半（也不是以任何比例）静止地对峙着，而是随着时局的变化和个人的遭遇不断地消长着，发展着。总的说来，开元时期李白的出世思想较淡，天宝时期较浓，天宝后期最浓。或者更确切地说，每一次从政活动之始，他意气昂扬，精神焕发，出世思想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随着情况的转折，出世思想又来到他心里；失败成为定局，沉重的打击降落到他头上，出世思想就似乎充塞他整个心灵。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常常说着隐居出世之类的话，而又不甘于隐居出世。初入长安失败后，遍登嵩山三十六峰，颇有出世之思，但返安陆途中经过南阳时，崔宗之约他去嵩山隐居，他却说：“但得长把袂，何必嵩丘山？”开元后期的江淮之行途中，邕中王大劝他入高凤石门山中去隐居，他也不肯去，而要“建功及春荣”。天宝三载被斥去朝后，出世思想空前浓厚，甚至受了道箓，但就在次年他又给友人、代理监察御史的崔成甫接连赠诗。诗中写道：“扶摇应借力，桃李愿成荫。”“风涛倦相因，更欲凌崑墟。”在《金乡送韦八之西京》诗中，他也写道：“客自长安来，还归长安去。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所以注家萧士赧、王琦多次说他“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去朝十年中，他说是“十年罢西笑”，对朝廷不抱希望了，而且“闭剑琉璃匣，炼丹紫翠房”，把用世之心收拾起来了。但恰在这十年中他写出了大批的借古讽今之作和《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这样直抒胸臆、抨击朝政的作品。正如他所说：“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他即使在